

门票里的红色记忆

文/新华社记者 李惊亚

“2021年1月15日是遵义会议召开86周年纪念日,作为一名遵义人,能为这个红色城市保留一点文化记忆,做一点小小的贡献,我深感光荣和欣慰。”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老城街道办事处居民杨敏志说。

今年80岁的杨敏志是地道遵义人,居住的地方距离遵义会议会址不远。20世纪80年代,他开始收藏遵义会议会址的门票,一聊起来,就仿佛打开了他的“话匣子”。

杨敏志年轻时擅长摄影,靠摆照相摊谋生。他喜爱旅游,经常到全国各地旅游拍照片,而每到一个景区,他会特别留意门票。“门票上一般都是景区的美丽风光,我把它们带回家,压在书桌的玻璃下面,没事就仔细欣赏。”杨敏志说。

慢慢地,门票收藏成了杨敏志的业余爱好,特别是收藏遵义会议会址门票。20世纪80年代,公众参观遵义会议会址需购买2角钱一张的纸质门票。但杨敏志寻觅收藏时,最早的这批纸质门票刚刚淘汰。不死心的他四处苦苦寻找,两年后,终于在遵义会议会址后的一片竹林里,找到一张完整的会址早期门票,这令他如



遵义会议会址门票

获至宝,保存至今。

记者看到,这张浅粉色的纸质门票仅有火柴盒大小,票面印制着“遵义会议会址后花园 门券 贰角”的字样。遵义会议纪念馆原副馆长田咏咏说,这应该是遵义会议会址最早的门票。

一次偶然的机,杨敏志从杂志上得知,全国有不少人和他有着同样的爱好,而且各地经常举办民间的门票收藏展。作为门票收藏爱好者,杨敏志自然不肯错过,一些藏友听说他来自革命圣地遵义,主动找到他住的旅馆房间,要求交换遵义会议会址的门票。这令他深受

感动,也备受启发。

“在和全国各地藏友们交换门票的过程中,我大开眼界,也产生了为遵义会议会址设计一套新式门票的想法。”杨敏志说。1994年,遵义会议召开60周年前夕,杨敏志在征得遵义市相关部门同意后,无偿为遵义会议会址设计了一套6张的纪念门票。记者看到,这套门票分别印制着遵义会议会址、红军总政治部旧址、红军烈士陵园、娄山关等遵义红色景点的彩色照片,这些照片都是杨敏志拍摄的。照片的右边,还印制有“遵义会议 ’95六十周年纪念券”的字样。

择一事 钟一生

文/新华社记者 赵洪南

在沈阳故宫古钟表联合修复室内,5座修复完成的清宫钟表“复活”了。这些百年前精美灵动的钟表,在修复师的手下再次焕发生机。

参与修复的北京故宫博物院古钟表修复室研究馆员王津说,文物钟表的修复一直遵循着“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故宫钟表修复技艺已延续了300多年。

清康熙年间,养心殿造办处下以制造、修复钟表为专职的做钟处成立,乾隆年间达到鼎盛,嘉庆以后,做钟处逐渐衰落,至1924年逊帝溥仪出宫后做钟处结束其使命,但依旧有匠人留在宫中从事古钟表的保养与修复,因此故宫的钟表修复技艺,300多年间从未中断过,且延续传统修复技

术,代代心手相传。

沈阳故宫博物院馆长李声能说,作为当时皇帝的高级机械玩具,宫廷钟表有着极为精巧复杂的机械传动系统和工艺。正因如此,钟表需要持续不断加以维护,钟表修复技艺也成为唯一在故宫延续下来且没有断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故宫博物院古钟表修复室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古钟表修复技艺”的唯一传承单位。古钟表修复技艺主要依靠传统的师徒制,王津正是这项国家级非遗的第三代传承人。

1977年,王津来到故宫博物院从事文物钟表修复与保护工作,与此同时,故宫第一代钟表修复师徐文磷的儿子、第二代钟表

修复师徐芳洲正式退休。站在徐芳洲的工作台前,摸索着使用他留下的工具,王津静下心来,对抗时间在钟表上留下的痕迹,成为一位“修复时间”的“魔法师”。

“作为明末以来西学东渐下的产物,文物钟表是故宫博物院众多文物藏品中较为特殊的一个种类,是反映明清时期中国宫廷中西文化交流盛况的重要遗存。故宫藏钟表1500余件,以乾隆时期为最,年代跨度从十七世纪至二十世纪初。”王津说。

44年来,王津修复的各类文物钟表有300多件。为了传承这项传统技艺,他还主持完成了多项课题任务,悉心收徒弟、传帮带。

一部《我在故宫修文

“这套门票的底版是银灰色,不抢眼,‘遵义会议’4个大字是烫金的,比之前的塑胶票看起来更精美大气。”杨敏志自豪地说。这套纪念门票印出后得到国内不少藏友的点赞,许多外地藏友纷纷来信征集收藏。

遵义会议会址面向公众开放以来,会址门票数次更换,除了20世纪90年代末的一套门票,由于发行时间太短,杨敏志没有收集到之外,他几乎收藏了遵义会议会址各个时期的门票,共计26张。

近40年来,遵义会议会址的参观人数从每年几千、上万人次,增加到每年几百万人次,最高时超过500万人次,门票“块头”从小变大,从简单几行字到图文并茂,金额从2角、2元,增加到6元、20元。杨敏志说,2008年,遵义会议会址开放免费参观后,门票越来越大气,也更具收藏价值。

“在我看来,每一张门票不仅是一张‘通行证’,也是一座城市给外地人的‘第一印象’。”杨敏志说,“遵义会议会址门票,是遵义这座红色城市的‘文化读物’,更承载着遵义会议召开86年以来,这座城市满满的红色精神和情怀。”

思露花语

人生如博弈,既要有智谋,又应有攻略,其要谨防的是举棋不定,而更当切记的是落子无悔。

剪修人生的枝叶,要靠修养的修度;滋养生命的花朵,要靠涵养的涵容。

人生的悲喜,不仅仅在于心里装有多少苦乐,而更在于以什么样的心态调适和以怎样的心境释怀。

友谊需要维护,友情需要守护,友爱需要呵护,友善需要惜护。

只要奋进,就会前行;只有挺进,才会远行——如此坚持不懈,目标在心中,追求在脚下,成功就在前方。

励志的格言,志者最有所觉;睿智的格言,智者最有所悟。

真情才有实意,深情才有厚意,浓情才有蜜意——如此,情意绵绵,方可情常意常。

心知肚明,有时却不置可否,其要么是便明说,因为怕伤情面;要么是不能点透,因为有辱尊严。

无论是谁,如果一旦被讨厌,一定有烦人之处;无论何时,如果一旦被嫌弃,一定有恼人之处。

人与人,不是不可比,看怎么攀比。若比上不足时,则闷闷不乐,而比下有余时,则沾沾自喜——如此比来比去,其越比越没志气,越比越显俗气。

大智若愚和一得之愚,此愚非彼愚——其智愚决不会唯利是图,而愚得则必然利欲熏心。

常人不是能人,能人多是强人,强人自强不息;憨人不是庸人,庸人多是俗人,俗人俗不可耐。

文/巴特尔

吐谷浑的“王者之城”

文/新华社记者 白玛央措

由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和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18日公布了吐谷浑伏俟城的钻探调查报告。专家表示,本次调查采集了大量瓦片和陶片,取得了丰硕成果,是吐谷浑王城多年未有的突破性新发现。

据考证,“伏俟”为鲜卑语,汉语意为“王者之城”。2019年10月7日,伏俟城遗址入选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研究馆员刘卫鹏介绍,2018年7月至9月、2020年7月至8月,为配合丝绸之路南亚廊道青海段的申遗工作,考古人员对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石乃亥乡的吐谷浑伏俟城进行了大规模钻探调查。

通过两年工作,考古人员厘清了内城城内建筑布局,发现并确定了外城北墙和城门,在外城南面发现房址和灰坑,并在外城以外的东、北、西三面发现城址4座,夯土高台5座,人工堆筑高台1座,居住址1处。通过考古钻探和测年,联合考古队确定了青海共和县石乃亥乡铁卜加城就是吐谷浑伏俟城,其时代从南北朝延续至隋和唐初,宋代对其进行了利用和重修,印证和补充了历史文献的记载。

考古人员认为,本次调查成果是吐谷浑伏俟城多年来的重要新发现,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吐谷浑遗物首次被发现和辨认。“长期以来,吐谷浑的物质遗存一直迷雾笼罩,在伏俟城内、外城和外围遗迹点采集到大量瓦片和陶片,种类繁多,纹饰丰富,有的瓦片上还有文字,陶器上大量装饰绳纹和折线纹,为认识、确定吐谷浑遗物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刘卫鹏说,本次钻探调查众多的新发现,填补了伏俟城布局的大量空白点,既为吐谷浑伏俟城的保护、规划和研究提供了科学基础资料,也为丝绸之路南亚廊道青海段申遗工作确立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支撑点。

物》的纪录片,让王津这位低调的大国工匠为人所熟知,也让更多年轻人开始对古钟表修复有了兴趣,想要拜师求艺。王津说,现在修复室里的修复师,都是纪录片热播之后收进来的。

“透过文物,你可以看见前人的匠心精神,也可以窥见一个时代的兴衰更迭。”在王津看来,钟表修复比较枯燥,要想修好一件馆藏古钟,耗时少则两个月、多则一年,只有真正喜爱这项事业的人,才可能耐得住寂寞。

“择一事,‘钟’一生。”王津这样概括自己的职业生涯。让时光留下痕迹的钟表重新绽放光彩,王津和修复师们用时光对抗时光,用极致、坚守致敬前辈的工匠精神。